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

# 旬論

呈請內政部立案中

第一卷 第四期

本期內容

五	四	三	二	
編輯後記	鴛鴦湖上	消費的國策	邊族與國防	易代期間之士大夫階級
.....	.....	.....	.....	.....
洗凡	余坤珊	董洗凡	王謨	嚴既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五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

# 北 洋 保 商 銀 行

特 種 活 期 存 款  
有 定 期 之 利 益  
無 定 期 之 束 縛

◎ 另 有 詳 章 承 索 即 寄 ◎

北 平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東 四 牌 樓 西 四 南 大 街  
電 話 南 局 三 一 四 九 東 局 三 一 六 七 西 局 四 五 四 八

# 金 城 銀 行

股 本 實 收 七 百 萬 元

公 積 金 三 百 四 十 二 萬 元

華 文 鑲 字 七 〇 〇 七 英 文 Kinchen

紐 約 舊 金 山 倫 敦 巴 黎 柏 林 東 京 大 阪

總 行

上 海 江 西 路 二 百 號

北 平 分 行

北 平 西 交 民 巷

天 津 南 京 漢 口 大 連 青 島 鄭 州 哈 爾 濱 廣 州

蘇 州 常 熟 南 通 武 昌 長 沙 石 家 莊 定 縣 保 定 新 鄉  
蕪 湖 開 封 西 安 長 沙 重 慶 香 港 許 昌

北 平 區 辦 事 處

南 城 西 河 沿 沿  
東 城 王 師 簡 大 學 學  
育 師 文 府 英 中 中 井 中

西 城 西 單 中 國 大 學  
北 城 鼓 樓 中 志 北 京 天 學  
中 法 大 學 街 學

# 易代期間之士大夫階級

嚴 既 澄

## (一) 引言

顧亭林氏有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矣。」王船山氏亦云：「漢唐之亡也，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以來道德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今茲之所云「易代」，其意義略與顧黃二氏之所謂亡天下相當，質言之，易姓改號，尚

期喚起我們自己的一點懲前毖後的自覺，同時併將不佞個人所擬的何以自處的方針概括地向目前的時代裏的「士大夫」陳述出來。既然會逢其適地身膺此等厄運，驟因已屬徒勞，不如挺直腰身跟在「亞聖」孟軻的背後嚴肅莊重地說一聲：「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庶幾上可以滌盡祖先的垢污，下可以不負萬民之倚託，而我們自身及我們的後代兒孫是否得脫於目前漸就形成的奴隸奴才的惡運，亦全繫於此日的「一念之微」矣。

## (二) 史迹的回顧

可目爲閹割之爭，肉食者即看風轉舵，也還可以得到後來讀史者的相當原諒；若當整個中國淪落於非我族類的外來「夷狄」之手時，平日儼然以文化代表者自居，而高踞於萬民之上的士大夫還不能以實際的行爲來印證他們在太平盛世時所舉以自驕自飾的道德理論，則他們的安身立命的立脚點整個推翻，而亡天下的責任也只好由他們來單獨負擔了。本文之用意祇欲在過去的歷史中，舉出少數人所共知的事例，來說明我們的智識階級——也就是從前的所謂士大夫——在歷來的亡國期間所負的責任是如何重大，以

所謂士大夫階級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的統治階級，站在士的地位的雖然目前還未達到統治者的地位，然既以士爲業，遲早也總要混進統治者的集團裏去的。在一切民營事業最不發達的以往的中國裏，讀書人除了做官以外，再無第二條出路，所以士與大夫從不分家，讀書人的治人性質更是十分明顯。那麼，從歷史上考察起來，我們的士大夫是怎麼樣「治」法的呢？記得二十年前，梁啟超先生有過兩句震動一時的名言，說是「設官以養萬

等游民，設兵以養下等游民」。當時的社會人士都認他這兩句話爲切中時弊。其實這種情形是從古如斯的，蘇東坡也曾說過，戰國四公子的養士，和秦漢的博士選舉，六朝的九品中正，唐宋的詩賦經義的考試，目的全是一樣，不過想把天下的具有過人才智，其力足以和政府搗亂的人通通囊括到朝廷裏來，優其禮遇，厚其俸祿，買他個不去揭竿造反而已。所以唐太宗不見新科進士循規蹈矩地魚貫而行之時，不禁喜形於色而自慰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這也不止中國是如此，事實上恐怕古今中外都有同樣的情形；相傳法國革命時的著作家會把政府一辭釋爲一羣以掠奪平民爲業的光棍，可見在西方也有相去不遠的意見。不過幸而他們的讀書人除了做官以外還有許多別的事業可爲，所以結果不致如我們這樣地一拿書本便要以官爲出路；也且爲如此，所以做官的人也必須和做別的事業一樣地切實負責，纔可以免去個人命運的失敗。只這一點的不同，結果就生出極大的差別來。拿我們自己的情形來說，自戰國以後，讀書人便逐漸結集在一起，拿書本的智識來築就一番極堅厚的圍牆，把他們自己包圍起來。在圍牆之外的都是被統治的平民，他們除了對牆內的人頂禮膜拜，而奉獻他們所需的享用物品以外，從不許進牆窺探的。

後來更在圍牆的大門上高高地掛上了孔子的聖像，把歸到這位至聖先師名下的幾部經書陳列在門口，愈顯得莊嚴偉偉；祇有學通了這幾部經書的讀書人能有開門進去的光榮，而圍牆中的一切特殊權利也使隨着這種光榮而特許到他們的身上。圍牆的界線把牆內外的人越分越遠，那些爲牆內人所特有的權益也越弄越多，結果便把享受特權的集團弄到十分腐化的地步，而高等游民的特質也日益明顯。在太平盛世，人民安居樂業之時，還可以補苴文飾，彼此相安；一到了慘傷外來，天下撥攘之時，他們的真相便要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使牆外面的平民一變往時崇拜頂禮之心，而對之切齒痛恨了。所以中國的士大夫最怕遇到干戈接攘的亂離之世，因爲這是他們的試金石，到了這種時光，平時的一套文飾吹噓的工具都不發生效力了，結果最容易洶洗出他們的真面目來。請引幾位先賢的沈痛語給大家看一看。明神宗時倭寇防禦使朱執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渤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歐陽修五代史「死事傳」序云：「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惑，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又「一行傳」序云：「當此之時，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章太炎「送印度鉢蓮翠保什二君序」云：「支那人士惡言政治。而性嗜利，又怯懦畏死；於宗教偶然無所歸宿；雖善應機，無堅確之操。

「又於『印度中興之望』文中數國人不逮印度之處云：「詐僞無恥，一也。縮朒畏死，二也。貪叨罔利，三也。偷惰廢學，四也。浮華相競，五也。猜疑相賊，六也。是六者皆印度所無，而吾國之所獨有；自非斲雕為樸，代文以忠，其曷能取濟哉？」這些話總算將我們的智識階級斥責得很夠受了吧。然而還有更深刻的咧。在魯迅先生的「華蓋集」中，你可以翻到如此的話：「我們這會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的大駕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并且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謊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干時候，自然被忘得乾乾淨淨，只要留下一點衛道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這些話譴責得是否有點過分呢？一點也不，這正是我們的整個士大夫階級的普通

句 論 易代期間之士大夫階級

情形，祇要到了亡國易代的時期，便會不期然而然地和盤托出的。本來這裏所敘述的種種罪惡，也正是我們的古聖先賢所深惡痛絕，而在經書裏再三誡戒後人切不可犯的，我們的士大夫任安坐於廟堂之上去施政佈道之時也常舉這些戒律來向人自豪自炫，以示其高踞於萬民之上的光榮，並不是無代價的平白得來的；然而到了事體迫到頭上來，每個人都要切實地表示態度之時，這些作招牌用的裝飾品便會銷聲匿迹，不知被拋棄到那裏去了。這是我們的士大夫的一貫的態度，二千年來薪火不絕的秘密心傳。所以宋朝會有人寫過四句詩語說：「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孔子自己自然是講究言行一致的，如果讀了他的文，便非去實行他的道不可的話，那未免太艱苦了；所以後世讀他的文的士大夫祇拿他的難行的道來做金字招牌，以取重於世人。到了有人逼着他去實行這個道之時，他立刻把招牌收下就算了。至於真個看重這位老聖人的「道」的人呢，他的與衆不同的規行距步一定要引起當時多數讀書人的忌恨，而遭受聯合的抵制，結果只好終身被摒於圈牆之外。就在幾年前，湖北不是也曾有過一位因挨不起餓而全家服毒的老「進士」麼？他的絕命詩的最後兩句是「泉台見尼父，慙愧

說安貧，」這便是二千年來得孔子的安貧之「道」的俄夫之一也。

把易代期間的士大夫的行爲考核起來，我想，大概可以分別歸納於下列的五個型類中。

其一是順民型。屬於這一型的人數日最多，大都是熱中干祿的人，只求有官可做，有利可圖，誰與誰亡都與他漠不相干；他們自己解嘲的理論是天命說，天命所歸，人力豈能勉強反抗？人民可以挂起順民旗號避弔民伐罪的「王者之師」，官吏何獨不然？自然，到這時候，他們平日的金字招牌早已預先卸下了。這一類的代表以善於勸主投降的西蜀老臣譙周，「和事四朝，相六帝」的長樂老馮道爲最出色。「兩朝領袖」的錢謙益也還可以。

第二是走狗型。屬於這一類的一名臣」也很不少，大都是此以才華自負的人，他們的口號是「識時務者爲俊傑」，彼皆既然生下我這位英雄，自當乘時崛起，大展平生抱負，豈肯斤斤計較個人的小節而放棄當前的大好時機？他們的工作也比前一類要繁重得多，爲了要先意承志去討得新主的歡心，便不能不拿着披荆斬棘的大刀在自己的同胞頭上賣氣力。較遠的如劉豫張邦昌，較近的如洪承疇吳三桂，更近的如鄭孝胥殷汝耕，都是這一個型類的好手

。至如明末的周鍾時敏之徒，交歡賊酋，自詡東林，希冀人家譴拔，而結果竟難如願，則搗糜簡練，未曾到家，無足挂齒矣。

第三是隱逸型。屬於這一類的大都是良知未泯，而性近恬淡，不爲富貴所淫的人，數目自然要少得多了。歐陽修爲五代史立一行傳，盡力搜羅，纔得寥寥數人。他在序上說：「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俯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其實這種超然的態度也很不容易長久保持，因爲在你不找入之時，人家却偏會來找你，試看清初舉行博學鴻儒科時之授意地方官到處拉人，自非立身堅定者流多不能無動。如傅青主與人書所言「以七十四老病將死之人謬充博學之薦，而地方官府即時起解，監輿就道，出乖弄醜，屢經部駁，今幸放免。」可見當時強迫出仕之情形，真有近於桃花扇傳奇所寫出票捉拿山林隱逸者。無怪當時名士多以出家自免，如葉天寥之全家寄迹於僧寺，其實亦止圖避免官府之麻煩而已。觀葉氏「甲行日注」所記攜帶兒子離家時，向家人付託女眷之凄苦情狀，自非平時習於富貴生活的以官爲業者流所能做到也。

第四種是義士型。這一類的信條是「臨難毋苟免」，

到了自己力量已盡之時，眼見得天下事無可爲了，只好毅然實現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決心，這種人纔不愧是孔孟之教的真實信徒，所謂能得孔孟之道的。人數自然是非常稀少，然而影響却非常之大。屈原的一腔悲憤，使百年後實現「亡秦必楚」的預言；文天祥謝枋得的從容就義，也在七十年後達到「必有忠義之士聞風而興起者」的期望。中國的全部歷史也仗着這少數人增加不少的聲光。他們的光榮的行誼影響到無數的讀書人，使最疲憊的人也知道同心嚮往。可是我們的士大夫究竟是世界上第一等投機取巧的好手，所以也有人會假借死難的虛名來獵取一時的美譽，如周審<sup>辛</sup>雜誌所記塞材望和方的故事，看了真叫人覺得啼笑皆非。原文如下：塞材望蜀人，爲湖北倅，北兵之將至也，塞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塞材望。且以銀二笏繫於腰間，只視北軍臨城，卽自投水中。且遍囑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哀之。丙子正月旦，北軍入城，塞已莫知所往。人皆謂溺死。旣而北裝乘騎而歸，則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其記方向行事亦與此相類，可見一部分平時以讀聖賢書自命

的士大夫，其實只有一套投機手腕，看定那一種東西在當時市價最高，必不輕易放過；宣傳死節與北裝迎拜也只是套手腕的兩種表現而已。又如清人筆記述明亡後，某遺老決心殉國，而不耐自殺之痛苦，因恣情於女色，妄冀以此自戕，不料人未死而脊骨先疼，腰不能直，時人呼之爲「人蝦」云。此亦到死還要取巧之一例也。

上述之義士型固已難能可貴，但還有一類更難能的，我名之爲孤臣型。此真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所寄者，如明末之王船山，顧亭林，傅青主，黃梨洲之徒是也。在異族入主之勢已成之後，無寸兵尺土足資依據，而就其本身能力所及，努力爲炎黃裔胄種下復興之根莖。其生活既異常困苦，其工作尤爲絕頂艱辛，在不使時人覺察之學演演講中將攘夷情緒暗暗地扇揚引來，使這一點反抗的火燄繼續蔓延於後世讀書人的心坎中。這種精神上的復國的經營真比劉琨祖逖岳飛史可法等入之以兵力去經略中原還要艱難得多。然而他們是成功了。假如在三百年前沒有這一批艱難締造的先驅者預先在那裏建設好精神的基礎，我們會不會有三四十年前的決心排滿的革命黨人，那真是一個沒有人敢孟浪下斷語的大疑問啊。

從上面所述的五個型類，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士大夫

原是從一個根源產生出來的，其所以會在行為上表示出如許大差別，祇由於平素對於傳統的文化，以及代表這傳統文化的典籍會否獲得深厚的修養；修養程度的不同便生出個性所受浸潤程度的深淺，而單用來做裝點門面用的書本智識也就當然無從發生影響於個人的實際行為上。這原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不過以孔孟為中心的中國倫理學說尤其側重躬行實踐罷了。歷史上所顯示給我們看的實例是如此，那麼，我們將如何應付我們今日的切身問題呢？

### (二) 當前的期望

我們今日所身歷的是我們的過去歷史上所從來不曾有過的最艱難，最嚴重的時代；我們目前所急須應付的是從來不曾有過的最繁雜，最複雜的問題；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每一個智識階級中人所共同承認的了。依我個人的意見說，在這艱難嚴重的境遇中，有一點是確然不可爭辯的，就是，我們當前的敵人是我們往古的祖先所從未遇到的最厲害的強敵，而我們的站在中堅人物的地位上的士大夫階級則比之往日反為軟弱了許多。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最基本的精神條件，應該是每一個士大夫所同具的，到今日已幾幾乎成為懸空的理想人格，曠世難逢的了。要憑如此脆弱的中堅人物去應付如彼嚴

重的環境，結果只有加速度的造成人家的機會而已。這是在事實上已經有了明顯證據的；試看近五六年來我們的敵人已經出乎意外的坐享到多少現成的機會，就可以了然察知我們的今後的危機。所以我有時候頗相信我們的當前的問題已經不復是「會不會亡國？」而應該是「假如真個像有些先知先覺者所說的敵人在旬日內便把整個中國滅亡了之後，我們還有重新興復的力量沒有呢？」我想，這不能算是過度悲觀的話，儘管事實上無此實現，我們總不可不自己預先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籌備好，以免臨事倉皇。我自己今日所勉自期許，並且願意向我們的智識階級貢獻出來的，祇有很簡單的四個字——那就是「自好一與一厲民」。自好的意義是永久保持自己的身分，無論在怎樣情境裏，絕不替我的敵人作直接或間接的工具。厲民的意義是隨時發民衆的民族意識，而善加誘導，善加組織，使一旦有事，能夠聯合起來把精神共同集中到一個目標上。這都是最平凡的常談，也就是最切實的計劃。假如得到多數人的同情，大家聯合起來切實地做下去，那麼，「孤臣孽子」的聯天地而泣鬼神的精神基礎就在我們身上復活起來，敵人雖強，也就不至於如此可畏了。這也正是我們的分內事，因為亡國的責任原是全部負在士大夫身上的。



# 邊族與國防

王 謨

## (一) 民族複雜與統治

凡是民族複雜的國家，統治都是很感困難的，因為民族既不同，則言語，宗教，習俗，民性等都不一致，既有此等的不一致，則在政治上，不能以同一的方法統治，況且還有感情上的相左，人類固有的自尊與自由，不但不能以同一方法去統治，並且不能專以同一民族去統治多數的異民族。若在同一國內，一個強大的民族，以統治自族的方法去統治多數的異民族，並且強制的使多數的異民族服從自族的習俗，制度，信仰自族的宗教，使用自族的言語，則除了自族有極大的勢力，強制的使之服從一時外，絕少自然永久帖服的，本國的勢力一去，必然紛紛叛離，此事在過去的事實，已經証明，如在我國史上的漢，唐，元，西洋史上的西，葡，與歐戰後的俄，土，奧匈，就是顯著的例子。我國自清朝以來，也是包容多數民族的國家，在清朝的盛時，固然能夠統轄，不過也是勉強屈服於威勢之下，並未完全融合，迄清廷沒落，民國勢力未充實的時候，於是邊族相率叛離，如民國初年外蒙的獨立，西藏

的背向，與近年內蒙自治，都是這個現象。所以凡是民族複雜的國家，要想各民族完全融和，謀統治的安穩，除了完全同化與完全占領外，別無他法。(1)所謂完全同化，是將異民族從言語，習俗，民性，乃至血統，完全改變或融混，使與行統治之主體民族同樣之謂，欲達此目的，非行統治之主體民族有極高之文化不可，如歐洲的「羅馬化」與東方的「漢化」是。(2)所謂完全占領，是主體民族對異民族的土地，從政治，民族(即移民於其地而占領之)，經濟的三方面同時占領之謂，如今日英國對於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阿非利加，我國對於熱，察，綏，寧夏，新疆，青海，西康是。但是國內的民族，因分布的狀況不同，對付的方法自異，(A)若異民族分散混居，未占居固定的土地時，則以行同化政策為宜，若主體民族的人數與勢力不敵異民族時，則須多多的移民以混合之，始能達同化的目的。(B)若異民族團集，已占有固定的土地，且有固有的文化時，則同化甚感困難，如欲同化，勢非主民族有遙高的文化，且非費極長的時間不可。對此

種民族，唯有推行政治的，經濟的，民族的占領，目前各國對於民族不同殖民地，均用此法，

## (二)我國邊族的分布及其近况

我國國土廣大，邊疆拖延很長，邊疆的民族也很複雜，所以在國防上，感覺到特別的困難，僅以漢土與漢族的力量，而侯衝倍長的邊疆，應付倍多的鄰國，既已有疲於奔波之勢，何況更須應付多國的邊族，我國處境之難可知。歷代為應付邊疆，既已費却莫大的力量，近時除應付邊族之外，更須應付邊族以外的外國勢力，又加以海禁大開，昔日如應付西北兩方，今日更須應付東南，責任的加大，不言可知。在海禁未開的古時，專力應付西北兩方，彼時乃以西北兩方為前門，東南兩方，安謐無事，故古時對西北的邊族，注意最為周密，到了海禁大開的今日，因東南方比西北方急的多，故吾人的全付注意，都集於東南，反等開了西北，殊不知東南緊，西北更緊，因為西北兩方的邊族，雖不能直接與吾敵，但若不設法安奠，則由此所引起的外患，恐尤甚於東南也。若欲安奠西北方的邊疆，則對西北方的各邊族，不能不加深厚的注意，今將邊疆的各民族及其現狀略加記述。

### (1)東北境的滿族 「滿族」在清朝入主中原的二百

餘年中，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完全漢化，從言語，俗習，民性等各點觀之，都與漢民無異，吾人甚不願再以「滿民」稱之，差別待之，不過因為受漢化的歷史尚短，漢人或滿人自身，尚多少存留着滿漢的觀念，事實上不無民族間的差別觀念與感情的隔閡，尤其是遜清的王族，與有關係的遺民為然，因此，在我國的統治上，時常發生遺憾，吾人為國家統治上計，須設法以融和之方可。

(2)北境的蒙古族 蒙古族的範圍很廣，內容也很複雜，但是在我國邊境上的蒙古族，倒很簡單，大別之有：(A)住於蒙古東部的喀爾喀蒙古人 *Khalkhas*，亦稱東蒙古人，即普通蒙古人，為成吉思汗及其同族的子孫，外蒙古的四汗部（現成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東蒙古的東四盟，內蒙古的內屬蒙古，西二盟均屬之。(B)住於外蒙古西部唐努烏梁海的圖發蒙古人 *Tuvvas*（一作勳巴），亦稱烏梁海蒙古人（元明稱為兀良哈），為蒙古人與土耳其人的混合種，用回紇式語言，現成與外蒙人民共和國對立的唐努圖發人民共和國。(C)住於伊犁東部，向東南延至寧夏，青海北部的額魯特蒙古人 *Erzents*，亦稱西蒙古人，或稱金山蒙古人，外國稱之為喀爾喀蒙古人 *Kalmucks*，為成吉思汗及其臣下的子孫，多少受土耳其人的混合，由清初的四衛拉

特著行而來，現時分屬於新疆、青海、寧夏三省。此外尚有（D）布利雅蒙古人 *Burjats*，與喀爾喀蒙古人同族，喀爾喀蒙古人即由此分出，住外蒙北境外，貝加爾湖東南方的後貝加爾地方 *Trans-Baikalia*，屬俄羅斯，現成蒙古布利雅特自治共和國 *Mongol Buriat Autonomous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屬蘇俄聯邦 *R. S. F. S. R.*。外蒙古之脫離中國，此民族與有力焉。喀爾喀蒙古人中，除與內地及東三省相接部分的蒙古人略受漢化外，其餘的大部，因在清朝劃為禁地，與漢人接觸甚少，故未受漢人的同化，現時與新疆的純土耳其人，西藏人，同為與漢人隔閡最深，且常仇視漢人的強悍邊族，在國防上最可注意的民族。烏梁海蒙古人即圖發人，向來與中國接觸少，與西伯利亞的土耳其人及俄人反而接近，不但與漢人向無關係，即與外蒙的喀爾喀蒙古人，也是不甚相容，傾向俄國最甚，民國元年曾合併於俄領西伯利亞，現雖成一國，但事實上則為俄國的保護國，其政治組織，完全仿倣蘇聯。額魯特蒙古人較之其他的蒙古人，文化低而馴和，且與其他的漢人無甚聯絡，完全在我國統治之下，對我亦不反抗，在內蒙要求自治與緩戰時，均未響應，乃馴良的邊民。

（3）西北境的回族「回人」乃宗教上的名稱，人種

學上則為土耳其人，跨居於新疆（東土耳其斯坦）與俄國中亞細亞（西土耳其斯坦）之間，部族甚雜，與中亞細亞的土耳其人為同族，或為有親緣關係的民族，其與中亞細亞土耳其人間的關係，正如喀爾喀蒙古人與布利雅特蒙古人，烏梁海人與俄屬奧伊拉特 *Oirat* 間的關係，不能分離。以同一民族而受兩國分領，則此兩宗主國間，因此種界民族的關係所引起的問題，常常發生糾紛，又因兩宗主國對付的政策不同，亦常使此等跨疆的人民發生動搖，結果影響於兩宗主國的國交，中俄兩國歷來的輕微，多由此而起。新疆地方的回人，部族雖雜，但大別之，則有（A）住於甘肅，寧夏，塔里木盆地，及天山東部的漢回，亦稱東干回，受漢化較深，但亦常常反漢。（B）住於甘肅西北部及哈密地方，與漢人雜居的回紇人 *Uighurs*，與漢人交通甚早，在回人中受漢化最甚，用漢語文化最高。（C）纏頭回，通稱喀什噶爾人 *Kashgurs*，住於塔里木盆地西部，人數最多，約一七〇萬，民族勢力最大，為新疆的主民族，纏未受漢化，最不了解漢人，抗漢人最力，在西北國防上，須以此族為主要目標。此外薩爾特人 *Sarts*，塔爾知人 *Taranchis* 亦屬此族。（D）布魯特人 *Buruts*，為純粹之土耳其人，居於天山北側，與中亞細亞的黑格耳吉茲人 *Black Kirgiz*

\* (現建啓耳吉茲自治共和國 Kirghiz Autonomous S. S. R.) 同族，人數甚少。(E) 哈薩克人 Khazaks，漢時爲康居，亦爲純土耳其人，住於天山路的塔爾巴哈台及綏定地方，與中亞細亞的哈薩克人(啓耳吉茲人 Kirgiz) 同族，在中亞的哈薩克人，爲一大族，俄人重視，懷柔甚力，現建爲哈薩克自治共和國 Khazakstan Autonomous S. S. R. (F) 大食人 Tatars，爲古時大突厥族的子孫，與繃頭回混居於塔里木盆地的西隅，與阿母河上流的大食人(現建大食共和國 Tajikistan S. S. R.) 同族，乃土耳其人與伊蘭人的混合族。此等土耳其人，因跨居中俄國境，俄國在消極的方面爲鞏固國防，在積極的方面爲進而圖謀我國邊疆，極優待此等邊疆民族，使之自治，成自治國，對其重要者，甚至使成與蘇俄對等的聯邦共和國，我國在國防上，特須注意。

(4) 西境的六藏族 住於西藏，西康，青海等地，部族亦繁，在人種學上，與漢族同屬亞細亞種的南支。屬於藏族者，如住於雅魯藏布江流域的藏人 Bodpa，住於青海南部的唐古特大(黨項 Tanguts)，住於中部西藏湖泊區的汗巴人 Ham-pa，住於喀直州中部的特洛古人 Drokpa，住於西部西藏，喀和地方的香母巴人 Champa，住

於中部的章人(參巴人 Chang-pa)，及住於青海，西康，雲南的西蕃 Sian 等是。此等民族，文化低而強悍，因住於高地，特適於高地的特殊環境，能事漢人所不能的事，乃西部高地國防線的重要國防民族，唯因歷來治理不善，近已傾向英屬，仇視漢人，尤以西藏人最甚，內中西蕃人與唐古特人，比較馴和，與漢人親和，受漢化亦較甚，漢人勢力最大者在西康與青海，此乃清末民初所經營者也。

此等邊族的分布，除西方的藏族外，蒙回二族的分布，都跨着國防線，一部在我國，一部在鄰國，如此以同一民族而跨着兩國的國境，在國防上感到不少的危險，若此等邊民，與本國能一致合作，則不獨邊防穩固，且可進而利用此輩圖謀鄰國的同民族所住的地方，若與本國不備一致的合作，甚至對本國仇視，則邊防時感危險，且鄰國反而有利用彼等引誘此方的邊民，侵入邊疆的危險，如清季的東干回人作亂，引俄人入伊犁，民初蒙匪之引俄人入內外蒙，及最近內蒙的頻頻的動亂，都是最適合的例證。考我國的邊族，對我向不一致合作的原因，實由於漢民族向來自尊自大，蔑視邊族，對邊族不加聯絡，對邊疆不加切實經營的緣故。古時之對邊族，平時不與交接聯絡，不講同化經營之策，一旦有事，則濫用武力，武力不敵，

始媾和聯婚，故歷代的邊族，因漢土之膏腴，文化的燦爛，時思侵犯漢土，邊疆時多事。但當時僅止於邊族的侵擾，尚無如今日的強大大國家從中操縱唆使，而在今日，邊族的後面，往往有強大的國家爲作後援，其患遠大於往昔，故吾人對於邊族的態度，與治理邊疆的方法，不能不大加改善。然而近代的政府，對於邊疆，向來不理，一任邊地官吏和軍隊的虐待，蹂躪，復加以內地商人和移民的欺騙，榨取，使邊民痛恨漢人至深且久，平時敢怒而不敢言，一旦有事，則對漢人虐殺，驅逐，例如清時的東干回亂，民初蒙藏的動亂，無不殘殺漢人，驅逐漢人，至今外蒙與西藏，漢人均已絕跡。而一方英，俄，日等國之對吾邊族，籠絡，和誘，無所不至，人對之假寬厚，而我則待之反苛酷，是同爲淵驅魚，愚笨失策，莫此爲甚，漢人對邊族，其所以如此之原因，一言以蔽之曰，自尊自大而已。不獨對邊族患此病，即對外國的外交，亦因而失敗者屢矣。

### (二) 爲固國防而安定邊疆的管見

凡是國防線上爲不同的民族所據，則國防的不能安定，乃是當然的結果，何況我國西北國防線上的民族，又與鄰國的邊民同族，於是在國防上更加一層的困難與危險，

在此種困難環境之下，吾人爲鞏固國防勢不能不先謀安定邊疆的方策，要想安定邊疆，必須先安定邊民，安撫邊民本方，莫如對症下藥，先改正從前的裨政，恢復民族間的感情，然後始能施行文化的同化與實地的經略。故吾人對於安定邊疆的方策，可依政治，文化，經濟三方面，順次施行之。

(A) 政治方面——又可分爲行政與政體的兩方面，在行政方面，第一須先肅清邊吏的官紀與邊防軍的軍紀，使邊吏與防軍對邊民不擾害，不虐待，不壓迫，不榨取，則邊民自然樂於服從，接近，並可使邊民對國家發生敬仰的心理。欲達此目的，則對邊吏的選擇管理，與防軍的訓練，須加嚴密的注意，最好使邊吏與駐軍，均能通曉該地的言語習俗，政體上，在邊地固有的政治組織未完全取消以前，仍須暫時保存其舊有的政治組織，除軍事，外交，財政外，其餘的內政，均可任邊民在政府指導之下自理，不可妄加干涉或破壞。對內地固可集行中央權，而對邊地，似可變通，不必墨守典章。至於要求自治，儘可無疑慮的慨然許可，因爲對言語，宗教，習俗文化不同的異民族，事實上亦不能以本國的政治法規施之故也。

(B) 文化方面——文化較任何方面爲重要，因之，有

特別注意，特別加力的必要。此事與政治方面互有密切的關聯，蓋施政得宜，則民心悅服，文化工作自易入手，反之，文化的工作若進，則政治上亦可多得大幫助故也。對於邊民的固有言語，儘可教以國語，漸次替換，在時期未到以前，不可以命令強迫使棄土語而用國語。對於邊民所信仰的宗教，不可妄加壓迫，小視，或強制的使之崇奉本國的宗教或主義，僅可漸次自由灌輸。邊民的習俗制度，亦不可妄加干涉，勉強改正，亦須採漸進的步驟。以上的言語，宗教，主義，習俗，都是一地方的人民，經多年的傳襲而來，若驟然強之使改，則最足以引起惡感，在中外的歷史上，都有事實可以証明，此點最不可不注意者也。至於主義，因不合於其民族的習慣，更不可無理強迫使之採用，必欲強之，不獨無益，且有害焉，此事在本國且然，在文化和民情不同的異族尤然。文化邊族的最良法，莫如在內地與邊地廣設學校，招收本國與邊民的子弟，教以言語，學術，及生產的技能，暗中灌輸主義，培植信仰，造出的人材，不分彼此，公平的安插，如此，一方可得多數的治邊人材，他方又可收溝通，融合邊疆與內地的效果。此種文化的同化，費時雖長，但收效特大，現時世界各國經營為異民族所據，而不能即時占領的土地，均用此

(C)經濟方面 即在邊疆扶植本國的經濟勢力，如收買邊民的土地，財物，開發邊地的富源，發達邊地的產業交通等是。此種工作，須在政治，文化工作相當的進展後，方能着手，因須以政治文化工作為先驅故也。我國的邊疆，大抵均富於天然國防資源，乃我國國防上的最優點，子國防上以莫大的便宜。蓋我國邊疆，除滿洲外，不是以大沙漠，即是以大山脈與內地隔絕，由內地供給資源，極感困難，邊疆一旦有事，軍資源即有不能接濟的危險，故開發邊地的資源，為國防上最急最必要的事。但欲開發資源，必須先行文化工作，欲行文化工作，則又須先改善政治也。

我國的邊族，與我有多年的老關係，若我能斷然捨去自尊自大，夷視邊族，壓迫，苛虐等等為淵驅魚的行動，則吾敢斷言邊族必不甘捨棄多年的舊關係而就獐狍的虎口，外向的失策與危險，邊民何嘗不知，無奈因我方欺侮太甚，勢必出此，這是注意邊疆者所最應注意的一點。又我國的邊疆，與內地的風土迥不相同，內地人至邊疆活動，當然多感困難，如在四千餘公尺以上的西藏，青海，其空氣稀薄，呼吸，飲食，居住，行動且感困難，何能從事軍

事的活動。又如在乾燥而寒著大的蒙古新嶺，內地人至彼地者，非經多年的習慣，亦不能活動，更加以人情俗習的不同，民族間的隔閡，行動益感不便，故實地從事國防

## 消費的國策

董洗凡

工作者，以利用邊民爲得策，吾人欲謀國防的鞏固，勢非多多的仰仗此等「國防民族」不可，欲使邊族成爲國防民族，勢又非設法使與我一致合作不可也。

說消費也有國策，聽的人或許要表示懷疑。消費在過去時代完全是個人的事件，自然是沒有國策之可言。但讀者縝密思考了之後，當與作者發生一樣的感情，覺到消費

實在是社會的事件，是關係一民族全體利害的，那麼也就不疑有釐定國策的必要了。在過去時代，消費的惟一原則是要人崇尚節約，尤其在中國是最講究這一層的。所以講到飲食，祇要「充虛繼氣，強股肱使耳目聰明則止」；講衣服，又是「冬服紉緇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至於講到住，也是「其旁可以圍風寒，上

可人圍雪霜雨露，其中澗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這是墨子論節用，但不僅僅在他的時代是這樣，實在中國幾千年來都是這樣。不但此也，並且在已往時代，生活享用還嚴格的受有傳統習慣的拘束，而乃帶有階級性的；標奇立異固然是冒大不韙的一樁事，然不合於

自己的身分也是違反習慣的，甚至於簡直就有干禁例。這些是現在年歲大一點的人還都親眼見過的。

然不獨在消費方面如此，即在生產方面也是再重傳統不過。革新兩個字是現在從事於生產者的成功要訣，但在過去時代，革新卻是社會習慣所不容的；至今從事於舊式生產的人，都還常常以「三代祖傳」之一類的字樣作號稱，這就是過去時代之遺風。

然到了現在，無論在消費或生產方面的情形都大爲不同了。關於生產方面的變革，因不屬於本文的範圍，可以不論。至於關於消費，則一切一切都開始發生重要的變遷，一般人耳濡目染，隨波逐流，已於不知不覺間步入消費的一個新時代。這自然又是「歐風東漸」之結果，在工廠生產的商品侵入中國市場的大潮流中，這種變遷實是出於必然的。我們無法逃避這種變遷，推之於千里之外，而新

能由正確的「工廠裏邊去釐定消費的國策，使變遷無害於我就是了。

我們剛纔說過，在工廠生產的商品侵入中國市場的大潮流中，中國人的消費經濟其勢不能不起重大的變遷，所以我們不妨把工廠生產在現代工業國家裏邊對於消費所激起的一般的變遷，先簡單講述一遍，就可以從中見到中國人民的消費已開始發生的變遷是如何，以及這種變遷的繼往開來的趨勢是如何。

工業制度是現在全世界上進步民族的生活命脈，文野之分，強弱之勢，都是惟獨視工業制度的發達程度如何而定。因工藝進步之結果，工業生產愈趨於大量化。大量生產的名辭是幾十年前就有了的，但幾十年前的大量生產與我們現在所見的大量生產卻有小巫大巫之別。然一方有大量生產，一方就必須大量消費，否則生產和消費就有不能平衡的危險，這其實是不待說而自明的，然一般人對於其意義之重大，則還有認識不夠的地方。大量消費和現代工業的發展，已成爲不可分之事實。大量消費促進工廠製造，工廠製造又扶掖大量消費前進；所以大量消費和現代工業是表裏爲用的，不能辨其何者爲因，何者爲果。

以歐洲中古而論，其時農間生活幾完全未脫自給經濟

的階段，農人家庭固然如此，然即采邑地主的大家對也是如此。所以依現代標準而解的「工業產品市場」在中古的農間蓋未嘗有。即進一步而論城市，其情形與農間也不過是百步與五十步之比。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物品，而凡是我們現在習慣由市場去購入的，在當時也多不事外求而能自給自足，此其一。中古的生活重視「品格」而受階級的限制，所以凡現代號稱「時尚」，而足以轉易消費之風氣的，都是中古時代之所無。還有現代號稱「生活民主化」的，就是無論在消費的那一方面，總是上行下效，爭事摹倣，這在中古時代也是形格勢禁，此其二。現代需要之趨向「時髦」，以及上行下效之摹倣行爲，其動機每每不由於消費者之自主，而多發生於生產者之啓誘，這又是中古時代的行會精神與生產技術的傳統主義所不許的，此其三。中古城市互行封鎖政策，富於經濟獨立的精神，兼以各個城市的居民，其數超過十萬者寥寥無幾，所以工業產品的市場實在是狹隘的很，此其四。有這四種原因，所以歐洲中古時代是絕沒有「大量消費」之可言。

自從進了「近代」情形漸漸爲之一變。近代的國家成立常備軍制度；軍需浩繁，而尤注重整齊劃一，無論關於軍器，服裝，糧精，營房等方面，都表現爲「大量消費



」，所以初興的現代工業輒多與軍需有關。近代國家的初興，適承發現新大陸和東印度海路開通之後，所以初興的近代國家奪取經營海外殖民地之結果，即等於替初興的工業拓廣市場，漸漸有普及全球的形勢。然而真正講到「大量消費」還是要等到進於十九世紀之後，尤其從十九世紀的三十年間起。在十九世紀裏邊，歐洲人口由二百兆竟一加而為四百兆，其餘如鐵道的修築，民富的增加，交通的便利，以及公共事業和社會機關的發展，這一切方面所發生的或增添的需要，自然都是屬於大量消費的性質，這是關心近代史的人們所通曉的。不過在現代典型的消費裏邊，有一種情形最引起我們的注意，就是：消費物品的種類時時起變換，幾乎日新而月異，而消費者又人人存「入時」的心理，爭競摹倣，以落於人後為恥辱。這種風氣是已往時代之所無，而使現代典型的消費與過去時代迥然不同之處也就在此了。

關於這一點，又可就生產者和消費者兩方面分別觀察。在生產者方面，生產中所用的機器及其他勞働工具是時有改革的，因此資本家生產者為維持其事業並謀事業的發展計，對其生產設備即不得不日益求新。至於論變換的迅速，則每一企業和每一國的情形是不一致的，而自然是資

力雄厚的企業和富力強的國家最善於迎合工藝潮流，故變換最頻，魄力也最偉。不過這祇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生產設備時起變遷的事實，總之乃工業主義時代的特點之一。而自從入於十九世紀末季以後更是變本加厲了。不過生產方面的需要是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的，以上祇是聯帶的一說，以供與消費方面的情形作一個比較而已。然不但生產方面的情形是如上所講的，即消費方面的情形也未始不是一樣。苟有少數人不從這個公例，那麼就會感到不便，甚至於根本使消費成為不可能。所以每逢一種新產品出世，即不難獲得極大的銷場，形成大量的需要。

況且現代人根本就是厭舊喜新的，起居服用，無一不以「入時」為快。「入時」(時髦)的習氣並非現代才有的，然「入時」的風尚到了現代的工廠生產的社會裏邊，卻有其特殊的經濟上的意義。關於這一層是可以分從三方面觀察：先就人的方面講，「入時」的風尚，以前惟獨流行于上層階級，雖在十八世紀也是這樣，但現在「入時」的風尚也普行於人民大眾。就物的方面說，以前講求生活服用「入時」，是僅僅限於少數物品，現在則包羅的非凡廣。就空間方面說，以前生活服用「入時」是僅限於一地或一國，這種情形雖到十九世紀裏邊很晚的時期依然還沒有

很大的變遷，但到了近數十年來，情形即大不同了。現在的世界有許多「時髦」的中心，而一遇有「新花樣」出來，於短期內即能風行於全球的文明地帶了。以上所講的還是指「入時」風尚的普及情形而言。然同時現代的「入時」風尚還另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入時」風尚的變換比較以前的時代也快的多了。無論那一方面的時髦風尚（當然不限於服裝），每每隔一年一變，甚至於一年數變；前不

久還是時髦的，每每不終年就成爲「老古板」了。

「入時」風尚的經濟作用，自然又是足以形成消費的大量化。現在的生產者就是利用消費者的「入時」心理去大量的推銷產品。甚至於「入時」的風尚根本就是由生產者所造成，而成爲用以「蠱惑」消費者的手段，這一層也不必詳說了。

現代消費的第二個特點形成「生活的工業化」。我這里所講的「生活的工業化」，或者用幾個簡單的比喻就能講得明白，並且不必求之於萬里之外，而近在中國的生活習慣裏邊就找出許多例來。譬如我們三四十歲的人在作兒童的時代，腳底下穿的鞋都是家庭自製的，鞋底是用碎布柄的，鞋面也每每利用製衣剩下的布頭；但到了現在則至少在較大的城市裏邊，除極貧寒的人家而外，所有兒

童的鞋未有不是從外邊買來的，質料大半是革製的，一部分並且是工廠的出品了。至於食的一方面，則許許多多是工廠的出品，這種情形在西洋不必說，然即在中國也不爲少見，這也是幾十年前絕無僅有的事。甚至在上海各地的大建築裏邊，日常整潔內部，如揩擦門窗地板等，都是由一種專營公司承攬，按時派遣受有訓練的工人前來服務，這更是以前聞所未聞的事了，這一切在中國都還是正在發端，至於在西洋，這種的生活的演變更是百倍於中國，若一一舉起例來，簡直是窮篇彙幅所不能盡的了。

其次還可以視爲現代消費特出之點的，是一種慾望的滿足常常進行的極其迅捷。關於這一點，用譬喻作說明也最容易透徹。有人舉過許多現成的譬喻，例如一座幾十層的大廈，現在僅僅需時一兩年就告成了，或如法國北部的歐戰時被燬的城市，交通機關，工廠等，不過幾年的復興工作就恢復舊觀了。這一切一切的情形在經濟上的變遷，自然又都足以使消費頻繁和大量化。

最後我們要提醒一般人注意的是，在現代的消費裏邊，「集體的消費」是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我在這里可以請讀者舉一個很新鮮的例：就是去年柏林舉行奧林比谷運動會的時候，主其事的人感到會期中會發生惡天氣，於是爲

便利觀衆起見，特地向日本某廠定製極其價廉的（開每件只值一元的）雨衣幾十萬套，以便臨時在會場出售。餘如現代國家裏邊許多種類的公共機關，都發生大量的集體消費，——彷彿就以北平的幾所大學作例吧，這些機關在北平城圍裏邊發生的集體消費是多麼大，凡住過北平的人是沒有不知道的。諸如此類的例子，若一一列舉也是無窮無盡，以上所言不過是希望舉一隅而能反其三罷了。

綜觀上邊所寫的，可見現代消費的四個特點都是顯明的事實，從時下中國人的消費狀況裏邊，已可以看出同樣的趨勢來了。中國方面的這種情形和西洋的工業國家比較起來，是只有程度的高下，而無性質的不同。所以關於這方面的演變，我們但須拭目以觀，而不必詳加論列。我們在「消費的國策」標題之下要提向讀者討論的，是別有所在，而大致可以分爲三點來說。

第一點我們先提出節用的原則加以討論。人人苟能做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的地步，那原是真的快樂。現在的人好言「正確的認識」，像顏夫子對於生活才真正發得上有正確的認識，不過我們若是貴一般人去過他那樣的生活，則除爲貧困所驅而外，是沒有人甘心樂意的。所以像顏夫子那樣恬淡的

生活，我們固然承認是人格最圓滿的一樁事，個人的修養能做到那種程度，可謂是達於極峯了，但究竟不是一般人所能學其萬一的。以上還是就個人的修養而論，若從經濟的觀點說，那麼一面高唱產業建設，而一面又高唱生活節用，亦未免有點矛盾。我們時常聽說有人主張把長衫照普通的標準截短一尺，以爲因此可以爲國民經濟「節省」下一大宗的費用。姑不去說，像這樣截短的長衫，穿在身上是如何的不倫不類，然即就國民經濟而論，這種的「節省」又有甚麼意義呢？從個人的方面說，固然可以把截短長衫而省下的錢用在別的方面，然若從國民經濟觀察，難道說截短長衫一尺即是盡了提高生產之道嗎？

普通人很容易把消費和生產看成對立的事件，以爲消費多一分，即使生產減一分。不知道消費和生產是相因相成的，而反以爲消費和生產是相消相殺的。世界上最勇於消費的民族，也就是生產最發達的民族，美國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人在消費上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樂觀」心理，這種消費的樂觀心理之最顯著的表現，可以在分期付款制度的商品交易之發達的情形裏邊窺其一斑。本來講工業經濟學的學者，都一致的認「內國市場」之發達爲工業發達的最要條件，美國便是一個常舉的例子；不過普通概

見到美國地廣民衆是構成強有力的內國市場的重要條件，而沒有注意到美國人勇於消費的樂觀心理，實在是這方面的一個更重要的條件。

以美國比擬中國，或者有人會覺得不倫不類。不過我們豈能不知道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消費力量相差至爲遼遠嗎？我們豈能不知道，一個民族若單純懂得消費，而不事生產，是絕無倖存於世上的道理嗎？我們不過是要時下高談「節用」的先生們瞭然於消費與生產非對立之義而已！我們無非要使作截短長衫的那一類主張的高明之士，以後可以不必再在這方面枉費腦力而已。節用的原則是屬於過去時代的了。節用足以利個人，然未必足以利社會；節用是個人處世的穩健方針，然亦足妨礙產業的發展。現代的中國人是要在個人與社會的損益之間，權其輕重，取法一適中的原則，庶幾始兩益而無損。作者本意不過如此。至於潦倒的淫靡的生活不是作者所敢贊成，則更無待言矣。

第二點作者要提向讀者討論的，是「使用固有國產」。『使用固有國產』和『使用國貨』是兩椿事。普通祇聞說『使用國貨』，然而未聞說『使用固有國產』。『使用國貨』這一句話，是指一種物品若同時有外國製與本國製的兩種，則即應當拒絕外國製的而採用本國製的。作者提

出『使用固有國產』的主張是要根本努力抵制新工業的製品，而以舊式的國產去代替的意思，所以與普通『使用國貨』的意義是頗有出入的。譬如我們用的傢俱用物現在有很多是用外國木料製的，用的人自以爲是時髦漂亮，其實用楠木紫檀製的不是更高尚嗎？若謂楠木紫檀價錢太昂，那麼等而下之，如樟木，棗木，以及普通的杉木榆木之類，不是同樣的可用嗎？再譬如現在北平建造房舍，動輒以『美國松』做地板，其實若用老式的大方塊油磚，不但所費猶在美國松之下，並且在北平環境裏邊不是更爲美觀嗎？再譬如蠶絲一項，普通也多有採用外國產的，其實舊式的國產磁製的或銅製的不一樣可用嗎？諸如此類的例子若一一列舉，實在多至不可勝數。或有人說，外國產的物品每每價格較廉（因爲是劣貨的緣故），而國產則每每所費較多，其實這也不能一概而論，要在消費者能下決心去使用固有國產也。貪圖省費固然是使用外產的一原因，然誤解時髦，造成錯誤的可笑的觀念，以爲凡是外產的物品都是美觀適用，惟恐這倒是外產流行的一個更重要原因！時下人高唱『杜塞漏卮』，作者認爲保存使用舊有的較美的國產物品的習慣，是『杜塞漏卮』的更有效方法，應定爲消費的國策之一而加以提倡。並且進一步講，使用舊式的國

產還可以保存很大一部分的舊式製造業，將使中國在工業化的前途中減少許多不良的影響；否則的話，若像現在這樣完全打破舊有的（其實更優美的）消費習慣，拒用舊有的「國產」，而爭相採用惡劣不堪的外國產物品，那麼漫說普通所要提倡的「國貨」（即仿造的新工業的工廠出品）未必能很快的發達起來，並且將使從事於舊式工業的無數人工早成餓殍了。

## 鴛鴦湖上

余坤珊

第三點作者要提議的，是促進集團消費的發展。例如修開公園及遊覽區，修建運動場，設立大規模市民醫院，平民住區，學術機關，及其他的社會福利機關等等，都包括在這個提議裏邊。這些集體消費不但即形成大量消費，足以促進生產，使市場呈活潑之象，並且還可以轉易風氣，改善生活的習慣，所以談建設的和努力於新生活運動的人們，對於作者的建議，尤不妨加以考量。

浙江嘉興城南有兩個小湖，簡稱「南湖」，本地的人因為實際的便利分稱為「西南湖」，和「東南湖」；若是閉上眼睛專想到牠們的美，有人就叫牠們「鴛鴦湖」。兩個湖面加在一塊兒恐怕也沒有西湖一半大，四週也沒有山崗的點綴，可是那裏的水是「秀」的，不像西湖那樣多泥濘的滯水，還有，西湖是專爲了遊人享受的，此外牠對於杭州人的生活上的影響是比較小；牠的交通的價值是等於零。南湖可就兩樣：牠那四通八達的河流是嘉興人的生命線。望南牠可以通杭州，紹興，金華；望北通太湖到蘇州，無錫；望東北牠可以帶你到那熱鬧，西化的上海。從前

述很多殘忍的肆殺，怎樣那些野蠻的賊兵把榆頭接連着的高樓和繁華的街市都燒成凄涼的平地。有些榆早已失去了交通的功用，變了魚人們晒補他們魚網的高場，變了極偉大，悲壯的紀念物，使人回憶到過去財力的豐富，社會的繁榮，和那可慘的結束。有一座連名字都改換了：叫「鴨叭橋」。本地人每坐船經過橋下就不由的對孩子們說：

「弗要響！響！要噠噠！」

當然我們不信那橋真有魔力使人噠，可是你每次老遠的看見那座橋和兩岸長着的青草，就不禁的覺得一種說不出的感觸打斷了你的話頭。

嘉興，自從洪楊的打壓和滬杭路的通行，失去了交通上和商業上重要的地位，牠似乎是很知命的安妥穩穩過牠鄉間裏消閒的日子。雖然距離上海或是杭州祇有兩小時的火車，牠的物質上的文明在前幾年仍是落後半世紀；牠沒有汽車，柏油路，或是飛機場，牠的城牆也祇是拆了一半（那一半似乎有點捨不得了。）

牠的生活的方式自然也隨着不同，牠沒有滬杭的那樣的緊張，時間算得那樣珍貴，南湖上的職業多半是需要耐性的，像捉魚蝦，採菱，搖船；牠的消遣是吃茶，聊天，聽書，或是唱崑曲。

滬杭鐵路穿過西南兩湖的中間，打斷了湖面上單調的沈寂。火車到了嘉興似乎比牠開到摩登的都市來得神秘，來得驕傲。先是你遠遠的看見一股一股的黑煙從樹叢裏噴到空中，不久你就聽見都都的機聲，然後那龐大，漆黑的

車頭才鑽了出來，車輪在鐵軌上的響聲震動了左近居民的房屋。車聲也成了一部分嘉興人每天生活上的一樁事，成了他們報時辰的鐘錶。你若是問你的鄰居，什麼時候了？他的回答往往是：「火車剛剛過。」你就應該知道是早晨九點，十一點，還是下午四點。車聲有時也供給他們和鄉鄰談話的資料。「王家大嫂嫂」也許就大聲的驚異說：

「今朝火車能個（讀音）早呀？太陽還弗會到屋脊哩！」（意思說：火車怎麼那末早呀？太陽還沒有到房脊呢！）

「吳家二嫂嫂」就要很天真的校正她的錯誤，告訴她火車是怎樣的可靠：

「弗噠；火車是板噠。說來未來哩，說去未去哩；弗等人噠！」

和鴛鴦湖裏的水一樣，嘉興的話也有她獨到的秀。這也是玩山水很重要的一个條件。你耳邊所聽到的聲音也裏和眼裏所享受的景緻能配合。這個條件是很難得作到的。

譬如西湖的美就被那舟子的杭州口音給減掉了不少。在南京所得到的一些美感竟能被那刺耳的土語所埋沒。這不是兩個地方做過國都的代價，把南方人學北邊話和北邊人學南方的毛病都給保留下來了？

嘉興話是介乎蘇滬之間，沒有上海話的那樣硬，也不及蘇州話的那樣媚人。牠的語調是慢的，富於表示驚異，最適於彼此談天。牠不是談生意或是演說用的方言。一句話到末尾常是提高的，「噯」，「哩」的餘音總留在你的耳裏。

南湖上的風趣和語言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對於那美好的環境作進一步的認識。南湖和别的山水一樣，也有牠四季不同的變態(英人所謂「Eoods」)，牠也有牠的晴，牠的陰，牠的破曉，傍晚，或是煙雨的特景。所以要完全領會牠的風格需要長時期的相處。

你住的地點當然很要緊。最好不要在城裏，更不可在北門外背湖的商業區。我的運氣特別好：房子在南城外，門前是一條小河，後門出來是「熊羅溪」——詩意極濃的一個名字，好聽，洽當，又不帶一絲書卷氣。開了南面的樓窗就望見了西南湖的全景，——不知道多少次從那兒看杭州來的火車像一條仙界裏突然跑來的黑毛虫，又急又喘

句。論 鴛鴦湖上

的一閉眼就不見了。更長見的是一隻隻的帆船越走越小的向南移動。在太陽光下就是極舊的布也顯着白亮，直等到船身不見了，一星一星的白點仍在你眼前漂閃。盡讓白星都沒有了你的幻想仍是追隨着牠們，雪萊的名句似乎用在這兒更合適：

Until we hardly see, we feel that it is there.

若是你真要覺得南湖是你的，你非得要自己有一隻小船不可。一來你可以不受船家的約束，或是時間的限制。二來遊湖的樂趣在乎自己搖船，在乎完全自主，猶如坐汽車談講究是自己開。雖然你的技術差一點，船走得慢一點，也是情願的，因為不比擺渡，你的目的不在快而在能認識湖上每一個浜或是河灣，知道那一段的水流是急的，緩的，順的或是逆的。祇有這樣子過了相當的時期你和鴛鴦湖才有了交情，成了知己。

有了船你最初要逛的大概是煙雨樓，位在東南湖心的一個島上。那地方雖然名字很美，真要到那裏去看煙雨的人是很少。偶而你的運氣好，在你沒有來得及逃回家以前，一陣風雨把你截在樓上，讓你飽嚐煙雨的美景。那是自然界裏演出的一齣絕好的獨幕劇。先是你遠遠的看見一塊烏雲飛似的撲向南湖裏來。一會兒的工夫雨點密得像霧似

二二

的把對岸的房屋和樹木都遮着了，使得你辨不出你眼前的是雨還是煙。這時候你對於煙雨樓的譏意似乎有了新的認識，就如同一首口頭背得極熟的詩忽然因為你身歷其境顯露出來你從來沒有悟到牠有的美。等到雨停了，煙也散了，你也該餓了。這時候煙雨樓的蟹肉餃子是極高的充饑品。如果不到吃蟹的時候，芝麻豬油糖餃也是極好的替代。

西南湖也有牠獨到的風味。水閣，茅棚散佈在曲折的湖岸。這裏外來的遊客是不常到的，除非他們去逛西面的「三塔」和「血印和尚」路過此地。但是這裏你可以搖船

到農家的門口買新鮮的魚蝦或是螃蟹。有了交情之後他們給你權利到菱塘裏去採那市上沒有那末甜而嫩的菱吃。順着湖向西走，你發現越走水越清，就不由自主的會用手把水撈起來喝。還有，一路上能夠看得見留下的那一半舊城墻！

你順着城墻再向前走就到了南湖的盡頭，進了城河。隱約的你或許要聽見啦叭的響聲，這時你可以打回頭了，因為那就是浙省的長途汽車，也是和你在南湖上的經驗相反的東西。

## 編輯後記

嚴既澄教授這期寫的文章，當今的智識份子讀了之後，不免有很多人要愧汗。幾千年前就有人說過「儒以詩禮發塚」，未想到幾千年後的今日，「儒」是越不堪了。

王獻鷓（謨）教授是大家知道的地理學家。近年來他對於「邊疆」尤用力研究，這一期句論承他冒暑寫一篇討論邊疆問題的文章，指陳歷來邊政的錯誤極中肯綮，他主張

利用邊民作「國防民族」的辦法，也是主邊政者所應注意的。

余坤珊教授寫鴛鴦湖，充滿詩人的筆意。中國人認識自己家裏地方的風土人情，也是所謂「知己知彼」裏邊一段重要文章，所以在鴛鴦湖之後，本刊還要繼續介紹這一類的文字。



# 山東博山大成煤礦公司

## 廣告

真正「後池」大山煤，發火快，火力猛，灰分少，硫磺輕，本礦所產之煤，暢銷上海青島濟南及膠濟路沿線等處並長江各埠，為輪船火車及各大工廠鍋爐最適用之煤，自民國紀元前七年開辦，迄今已三十餘年，均係自己運售並無別家，謹此聲明，以防假冒。

# 山東博山大成煤礦公司

廣 場

山東博山山城南後池  
電話二〇二號

事 務 所

電話一七五號

營 業 部

山東博山下一河二街三號  
電報掛號九三號

旬 論

出 版 人 旬 論 社

發 行 人 旬 論 社

印 刷 人 恒 和 印 刷 局

總 售 處 旬 論 社

分 售 處 北平市及外省市各書店

每 期 零 售 每 冊 四 分

預 定 全 年 一 元 四 角

## 旬論社址

北平東四演樂胡同四十二號  
電話東局二八五零

歡 迎 直 接 訂 閱

郵 票 代 幣

三三

# 平 津 新 昌 盛 粮 行

本號專營食粮業代客買賣米麵及

一切農產品如荷各幫客賜委母任

歡迎

天津總行

電話 租界 四一三〇路  
電報掛號 六〇六〇路

北平分莊

電話 馬市 三大一〇街  
電話 南局 三六一〇街

## 永 生 化 學 製 藥 公 司

中 國 原 料

中 國 資 本

國 人 經 營 之 一

→ 唯 一 化 學 藥 品 製 造 廠

敝公司特選國產原料精製各種化學藥品如保證試藥  
(Guaranteed Reagents)普通藥品(Pure Chemicals)等無不俱  
備其他特種試藥試液亦可隨時定製詳細目錄函索即贈

永 生 化 學 製 藥 公 司

IONSON G.M.B.H.

天 津 河 北 黃 緯 路 二 十 二 號  
北 平 後 門 外 板 廠 胡 同 十 三 號